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东北角的马屁股城墙进行了发掘，确认其为最早始建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呈垂直相连的一城墙拐角。马屁股城墙的发掘使得三星堆城圈的北城墙得以最终确认，对于认识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和城址营建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城墙结构；三星堆遗址第三期

自1988年以来，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图一）已经陆续确认了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三星堆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唯一没有发现的是城址的北城墙。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月亮湾台地北缘发现了一段东西走向的城墙，即真武宫城墙^[1]很有可能是北城墙的一段。如此，在真武宫城墙东、西延长线上可能还残留有部分城墙。根据当地老者回忆，真武宫城墙向东延长线上的东城墙北端所在区域原本高耸出地面约3米，形似马屁股（意即拐角状），后因砖厂不断取土而被严重破坏，北城墙东段极有可能分布于此。为证实这一推测，2014年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这一区域开展考古勘探，发现有疑似夯土，随即于2014年11月14日至2015年6月3日布设探沟进行确认性发掘（图二）。现将此次发掘的收获简报如下。

一 发掘及堆积概况

此次发掘前后共布设探沟2条，编号2014GSHgTG1、2014GSHgTG2（以下均省略“2014GSHg”），方向均为正南北，其中TG1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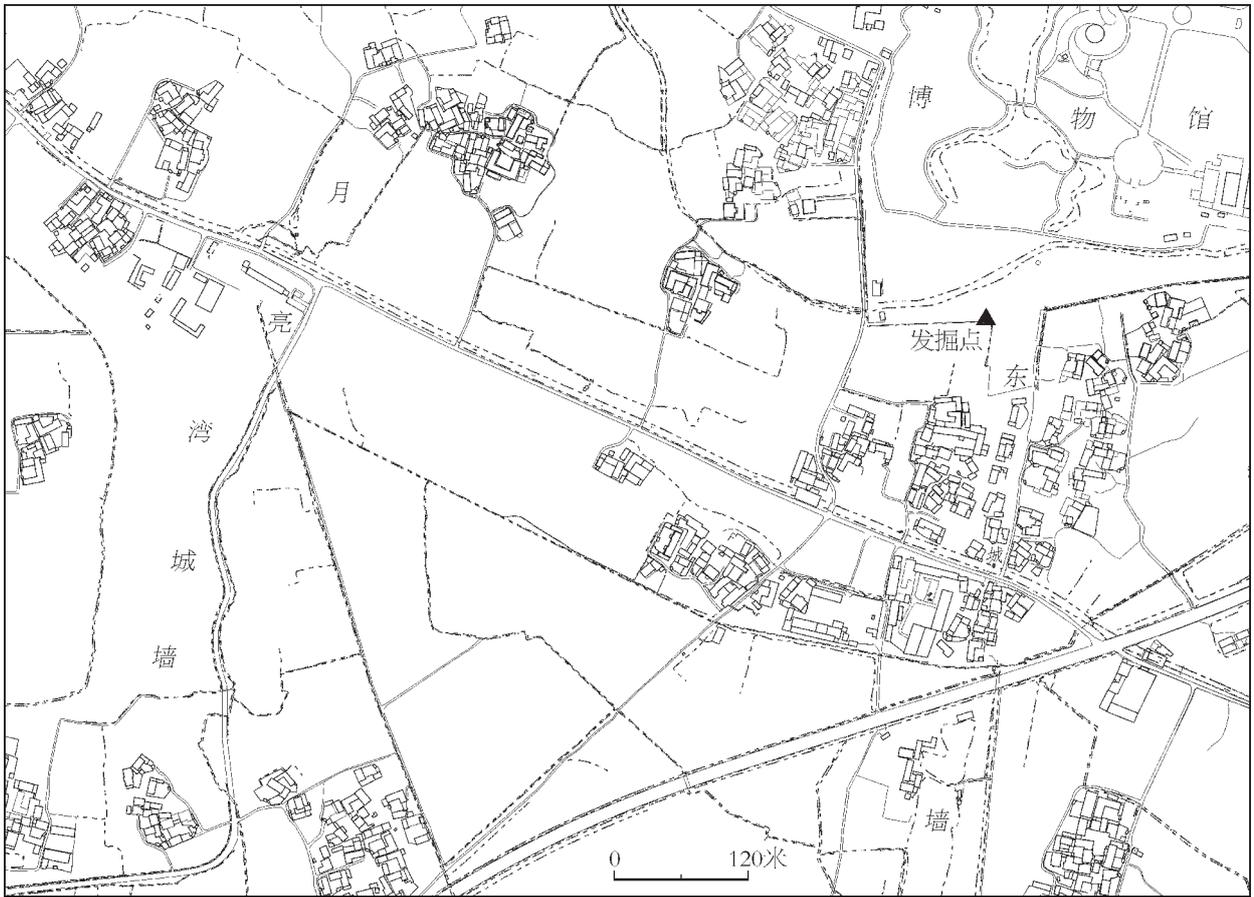


图一 三星堆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北长23、东西宽2.5米（图三），TG2南北长17、东西宽3.5米（图四），加上扩方，前后实际发掘面积184.5平方米（图五）。

整个发掘区统一划分地层，共计67层，除第②层及以下地层为三星堆时期堆积外，其余为近现代至汉代堆积，包含物均为破碎砖瓦和各时期的陶、瓷片。三星堆时期堆积情况如下（图六~八）：

第②层 分布于TG1内，东扩方的西部和西扩方东部也有少量分布。基本呈水平状，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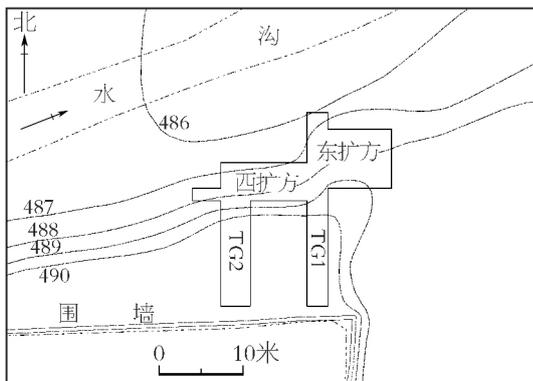
图二 发掘区所在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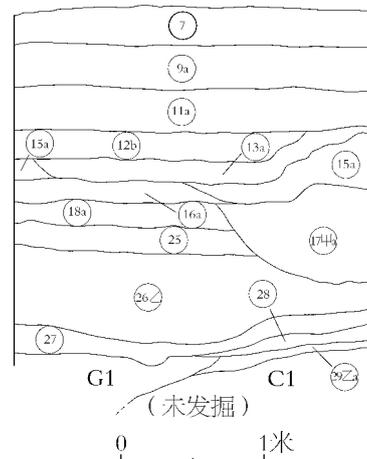
图三 TG1、东扩方和西扩方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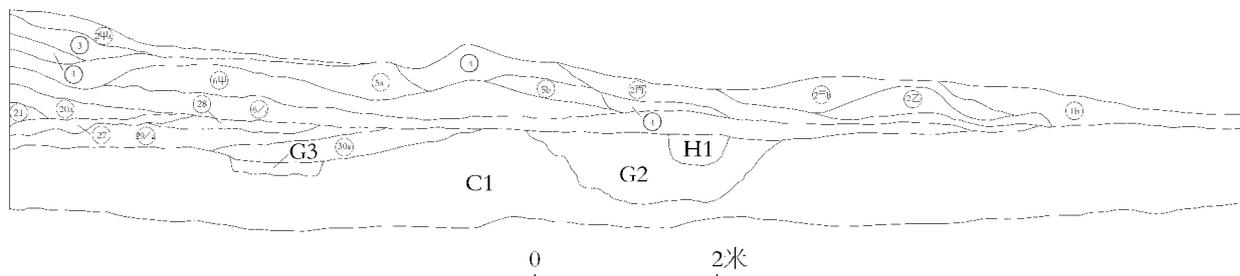
图四 TG2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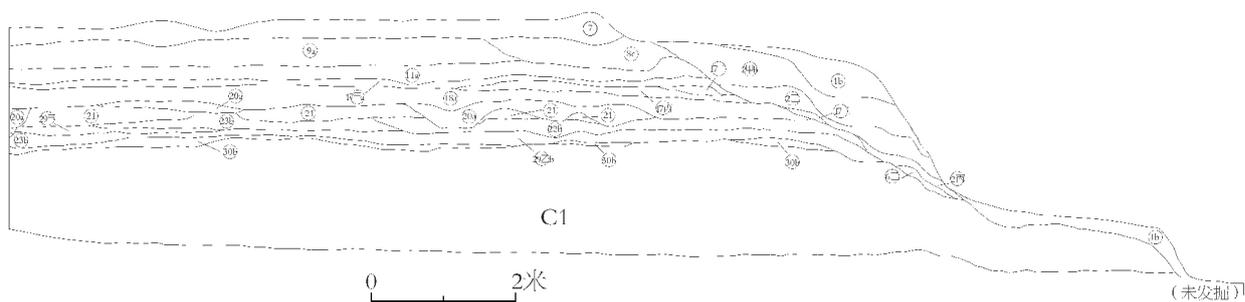
图五 探沟分布图



图六 TG1南壁剖面



图七 西扩方南壁剖面



图八 TG2西壁剖面

略高于西北。较致密的灰黑色黏土堆积，出土较多陶片。深 0.1~1.98、厚 0~0.25 米。

第⑳甲层 位于 TG1 的东北部，东扩方内亦有少量分布。倾斜状况同第⑳层。较致密的浅青灰色黏土堆积，略泛浅灰黑色，较为纯净，无包含物。深 0.1~0.85、厚 0~0.13 米。

第㉑乙层 分布于 TG1，东扩方的西部及西扩方的东部亦有少量分布。倾斜状况同第⑳层。致密青灰色黏土堆积，出土少量陶片和 1 件陶纺轮。深 0.05~2、厚 0~0.58 米。

第㉒层 基本遍布 TG1，东扩方和西扩方内也有少量分布。基本呈水平状分布，南部略高于北部，东西两端略高于中部，可能与开口其下的 G1 有关。致密的粉沙土堆积，土色包括青灰和黄褐两种，以后者为主，出土物多陶片，另有 1 件陶板状器。深 1.3~2.2、厚 0~0.28 米。

第㉓层 分布于 TG1 西侧偏南，西扩方东部也有少量分布。略由南向北倾斜，且西高东低。较致密的灰褐色粉沙土堆积，局部夹杂少量黄色细沙土和炭屑，出土陶片以及 1 件石剑鞘形器。深 2.18~2.35、厚 0~0.2 米。G1 开口于该层下。

第㉔甲层 位于 TG2 南部。近水平状堆积。

较为疏松的浅灰色粉沙土堆积，出土少量陶片。深 1.33~1.52、厚 0~0.19 米。

第㉔乙 a 层 分布于 TG1 西侧，东扩方的西部和西扩方的东部也有少量分布，被 G1 打破。整体呈水平状，略南高北低。较致密的深黄褐色粉沙土堆积，局部夹杂少量黄色细沙土，出土大量陶片以及石刀、石饼、磨石、陶板状器和圆陶片等。深 0.1~2.43、厚 0~0.37 米。H2 开口于该层下，并打破城墙 C1。

第㉔乙 b 层 基本遍布 TG2。整体呈水平状，北端略低。较疏松的黑褐色粉沙土堆积，出土少量陶片以及陶板状器和石璧各 1 件。深 1.03~2.1、厚 0~0.23 米。

第㉕a层 分布于西扩方东部。西高东低。致密的深灰褐色粉沙土堆积，偏西更偏黑色，出土大量陶片和 1 件疑似陶瓦。深 0.25~1.08、厚 0~0.25 米。G3 开口于该层下，并打破城墙 C1。

第㉕b层 分布于 TG2 西侧。整体为水平状堆积。疏松黄褐色粉沙土堆积，夹杂较多水锈，偏北者尤甚，出土少量陶片和 1 件石镑。深 1.42~1.75、厚 0~0.13 米。该层叠压城墙 C1。

第㉖层 分布于东扩方西部，面积较小，被城墙 C1 夯土叠压，被 G1 打破。基本呈水平状

堆积，略东高西低。致密的浅灰色粗沙土堆积，夹杂较多黄色粉沙土，出土少量陶片和石块。深1.88~2.35、厚0~0.2米。

总体而言，发掘区内的三星堆时期堆积保存较差，所剩无几，其上叠压着厚将近2米的汉代甚至更晚时期堆积。由于发掘区位于仓包包台地的北缘及其北侧的坡地上，紧邻鸭子河滩地，河水长时间的冲刷很可能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 城墙及其他遗迹

发掘区内的遗迹较少，除了城墙仅有3条灰沟和2座灰坑，分别编号为G1、G2、G3、H1和H2，其中G2和H1年代均不早于汉代，其余均属三星堆时期遗存。分别介绍如下。

(一) 城墙

城墙编号为C1，亦称马屁股城墙，基本遍布全发掘区，被③b层叠压，被G3和H2打破，叠压第①层。以G1为界可将C1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于被村民取土和鸭子河常年冲刷，城墙保存甚差。东部C1顶部较平，西侧近G1处为斜坡，底部近平。受发掘面积所限，东部C1的详细尺寸不明，残高0.9~1.15米。西部C1顶部和底部近平，现存南北残宽15.35~21.9、东西残长15.7、残高0.2~1.6米。

C1共有夯层36层(图九、一〇)，土质多为致密黏土，仅①戊a、①戊b、①⑥a、①⑥b和①⑥c层为较致密的粉沙土，绝大多数夯层纯净无遗物。详细介绍如下：

①甲a层 位于TG2东南角，北高南低，土色灰褐。最厚0.3米。

①甲b层 位于TG2南中部，水平状，土色浅黄褐偏灰。厚0~0.15米。

①乙a层 位于TG2东南角，北高南低，土色黄褐。厚0~0.7米。

①乙b层 位于TG2西南角，略呈东北高西南低，土色浅青灰。厚0~0.23米。

①丙层 位于TG2东南角，西高东低，土色深黄。厚0~0.75米。

①丁层 位于TG2南端，中间高、东西两

侧低，土色黄褐。厚0~0.45米。

①戊a层 位于东扩方东南部，西高东低，土色黄褐。厚0~0.2米。

①戊b层 位于东扩方西部，东高西低，土色与①戊a层相近。厚0~0.25米。

①戊c层 位于东扩方东南角，水平状，土色青灰。厚0~0.15米。

①戊d层 位于TG1中南部、西扩方全部和TG2除南端外绝大部分区域，水平状，土色青灰，夹杂大量黄褐色土，出土极少量碎小陶片。厚0~0.58米。

②甲层 位于TG2东侧中部，近呈水平状，土色黄褐。厚0~0.6米。

②乙层 位于TG2南端偏东，西北高东南低，土色亮黄，夹杂少量青白色土块。厚0~0.6米。

②丙层 位于TG2西南角，北高南低，土色深黄褐。厚0~0.45米。

②丁a层 位于东扩方东南角，西高东低，土色与①戊c层相似。厚0~0.08米。

②丁b层 分布情况近同①戊d层，水平状，北端略低，TG2东侧部分由北向南倾斜，土色黄褐，偏西部夹杂大量青灰色黏土。厚0~0.5米。

③甲a层 位于东扩方中西部，东高西低，土色黄褐，夹杂少量灰土，出土极少量陶片。厚0~0.3米。

③甲b层 位于TG2除南部外其他区域以及西扩方西部，水平状，土色与②甲层相似，出土极少量细碎陶片。厚0~0.45米。

③乙a层 位于TG2东侧中部，水平状，土色灰褐，夹杂少量黄色黏土块。厚0~0.25米。

③乙b层 位于TG2东南部，近水平状，土色浅黄褐略偏灰。厚0~0.4米。

④层 位于东扩方中北部，近似水平状，土色深黄褐。厚0~0.1米。

⑤层 位于TG1中北部东侧和东扩方中西部，东高西低，土色黄褐。厚0~0.27米。



⑥层 位于东扩方中部，东高西低，土色浅灰褐，西部偏灰褐。厚 0~0.25 米。

⑦a层 位于东扩方西南部，东高西低，土色深黄褐。厚 0~0.2 米。

⑦b层 位于东扩方中北部，东高西低，土色灰褐。厚 0~0.23 米。

⑧层 位于东扩方中东部，水平状，土色黄褐，夹杂大量料姜石。厚 0~0.25 米。

⑨a层 位于东扩方东南部，水平状，土色浅黄褐，料姜石明显少于⑧层。厚 0~0.22 米。

⑨b层 位于东扩方中西部，东高西低，土色浅灰褐。厚 0~0.2 米。

⑩层 位于东扩方东南部，水平状，土色较⑨b层更偏灰。厚 0~0.08 米。

⑪层 位于东扩方西南部外其他区域，水平状，土色浅黄褐，出土一块较大鹅卵石。厚 0~

0.13 米。

⑫层 位于东扩方南侧中部，西高东低，土色深黄。厚 0~0.24 米。

⑬层 位于东扩方西南部，水平状，土色与⑨a层相似。厚 0~0.27 米。

⑭层 位于东扩方西南部，水平状，土色深黄。厚 0~0.1 米。

⑮层 位于东扩方西部，遍布 TG1、西扩方和 TG2，面积极大，近似水平状，土色黄褐。厚 0~1.27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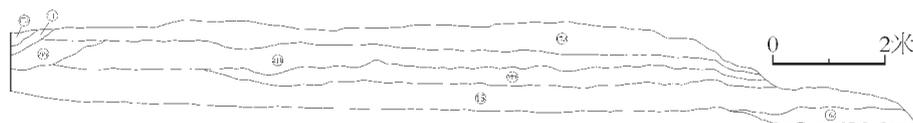
⑯a层 位于东扩方南侧偏西及 TG1 中北部，水平状，土色深黄。厚 0~0.32 米。

⑯b层 位于东扩方西南部，水平状，土色略浅于⑯a层。厚 0~0.11 米。

⑯c层 位于西扩方中西部，水平状，土色与⑯a层相近。厚 0~0.3 米。



图九 C1 东西向剖面图



图一〇 C1 西部南北向剖面图

由于部分夯层可见明显的夯筑迹象（图一一、一二），①戊 d 层等夯层还出土有陶片和鹅卵石，且夯层之下叠压着文化层，足以证明上述夯层为人工遗迹，极有可能是城墙。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测，工作人员在发掘的同时对 TG1 和东扩方以东区域以及 TG1 和 TG2 南侧博物馆

围墙以外的区域进行考古勘探。经过勘探确认，东扩方内的夯土遗迹分布区域较广，向南与现有突出地表的东城墙相连，而根据当地居民的回忆，东扩方以东、以南的区域原本就与东城墙类似，明显高出于现有地表，只是由于取土才成为如今的平地。由此可见，G1 以东的夯土遗迹应



图一一 G1 以东夯层中的夯筑迹象



图一二 G1 以西夯层中的夯筑迹象

即东城墙的一部分。TG1 和 TG2 内的夯土遗迹在博物馆围墙以南亦有分布，且呈坡状由北向南逐渐变薄，夯土边缘最远距围墙约 4.2 米，因此 G1 以西的夯土遗迹也应属于城墙。

(二) 灰沟

G1 位于 TG1 东部和东扩方西部，开口于 ⑳层下，打破 ㉑乙 a 层和 C1。平面大致呈长条形，略向西外凸，现长 22、宽 1.55~2.075、距地表 0.075~2.475 米。沟壁上部较缓斜，下部近直，底部南高北低，局部略有起伏，深 0.575~0.964 米（图一三）。填充堆积共 5 层：

第①层 可细分为数小层，部分为近水平的灰白色致密纯净粗沙土，似与水浸有关，其余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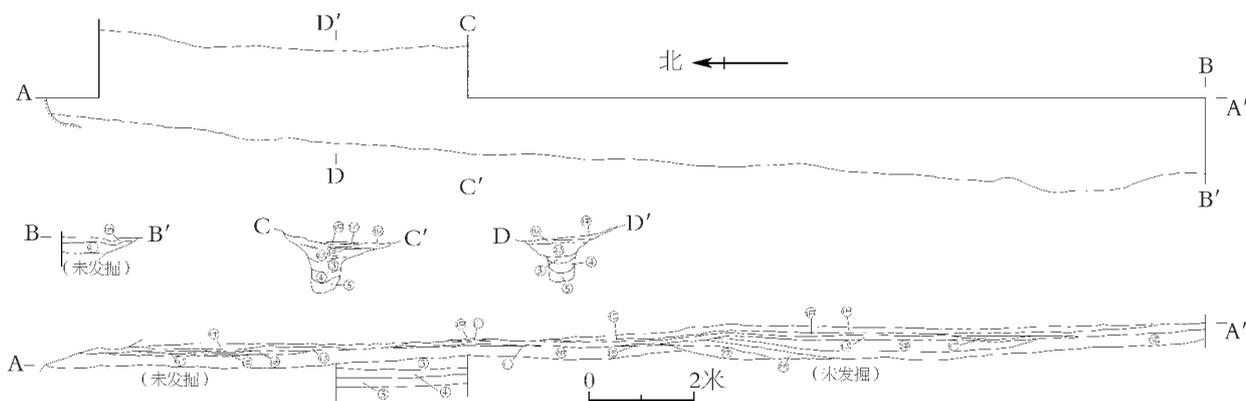
层为较致密的浅黄褐色粉沙土，两种土层多间隔堆积，出土少量陶片和 1 件陶板状器。

第②层 可分为数小层，多数为深黄褐色粉沙土，少数呈浅灰褐色，土质整体比第①层更致密，出土大量陶片以及石璧、石饼、陶板状器各 1 件。

第③层 较致密的深灰褐色粉沙土堆积，夹杂少量黄褐色水锈，仅出土 2 块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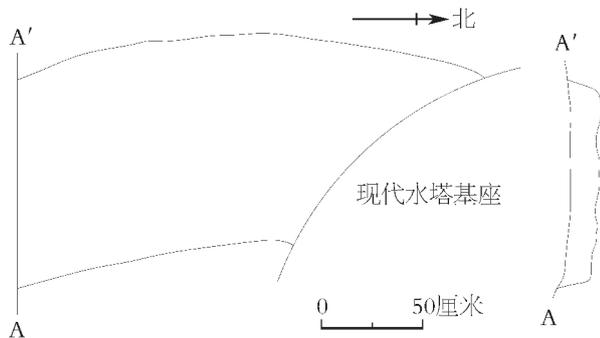
第④层 较致密的灰白色细沙土堆积，出土少量陶片和 2 件石璧。

第⑤层 包含黑灰土和青灰色黏土，较松软，夹杂较多炭屑和鹅卵石，出土少量陶片以及圆陶片和陶板状器各 1 件。



图一三 G1 平、剖面图

G3 位于西扩方偏东，开口于 ㉓a 层下，打破 C1。口部呈弧长条形，由于被巨大的现代水塔基座所压，大部分未发掘，现长 2.35、宽 1~1.03、距地表 0.4~1.15 米。斜壁，圜底近平。深 0.14~0.2 米（图一四）。沟内填充致密的黄褐色细沙土，出土陶片较多。



图一四 G3 平、剖面图

(三) 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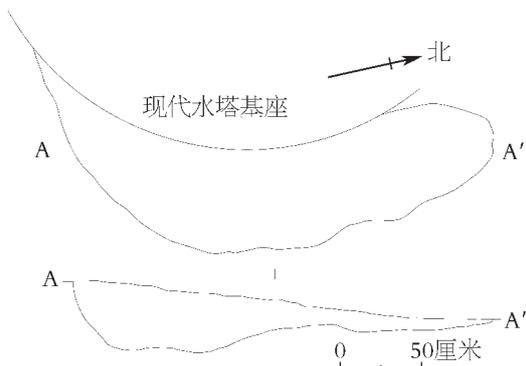
H2 位于西扩方东端，开口于 ㉑乙 a 层下，打破 C1。由于被现代水塔基座所压，部分未发掘，口部形状不规则，类似弯月，最长 2.9、最宽 0.76、距地表 0.55~0.7 米。斜壁，其中南壁近直，北壁甚缓近平，底部不平，南深北浅，深 0.04~0.4 米（图一五）。填土为致密的黄褐色细沙土，出土大量陶片和 1 件石镑。

三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和陶质小件。

(一) 陶器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占陶器出土总数的 80% 有余，泥质陶较少；陶色以褐色居多，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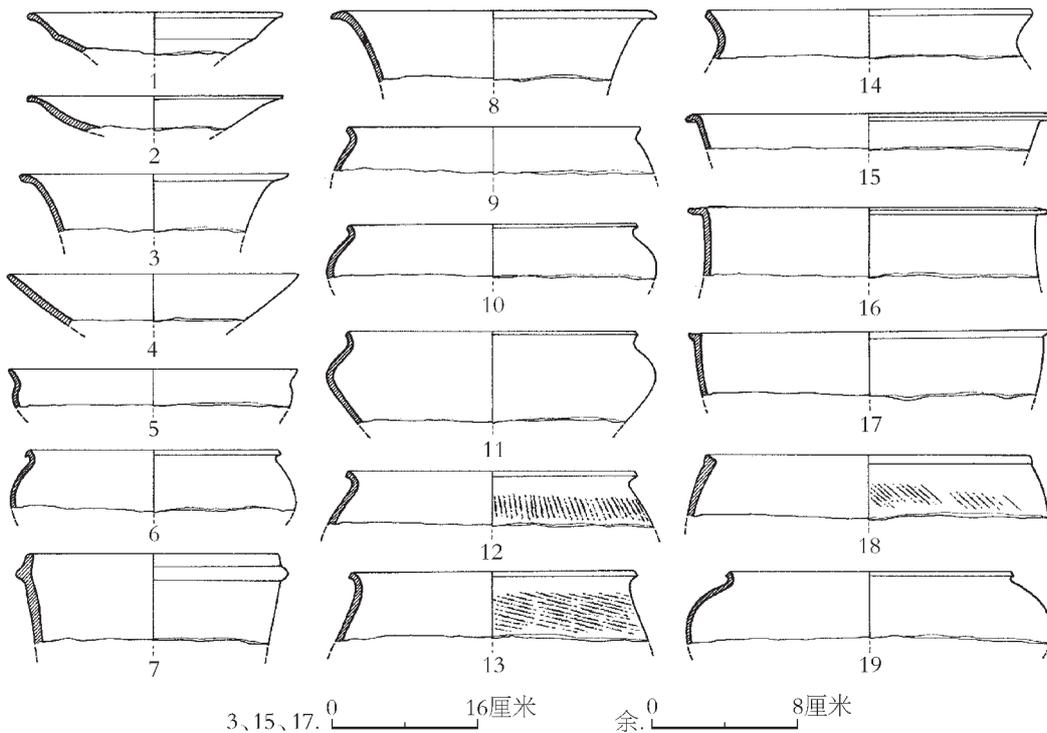
图一五 H2平、剖面图

红褐、深褐、浅褐、灰褐以及褐衣灰胎多种，绝大多数陶器表面原涂抹有细泥或覆盖陶衣，但保存甚差，多数已脱落；多素面无纹，占90%以上，纹饰有细绳纹、凹弦纹、镂孔，但所占比例甚低，其余纹饰更为罕见；器类主要包括高柄豆、豆形器、小平底钵、小平底罐、圈足罐、侈口缸和器盖等。

高柄豆盘

均素面。根据腹部特征分三型：

A型 10件。曲腹。标本⑳：18，夹砂浅褐陶，卷沿，方唇。口径14.1、残高2厘米（图一六：2）。标本G3：36，夹砂灰褐陶，卷沿，圆唇。口径14.1、残高2.4厘米（图一六：1）。



图一六 出土陶器

B型 2件。折腹。标本⑳乙a：29乙a：28、⑳a：9，式小平底钵（G3：30）6、10。式小平底罐（⑳乙a：28、⑳a：9）7。长颈圈足壶（G3：22）8。B型高领罐（G3：37）9。式小平底钵（⑳甲：4）11、19。式小平底罐（⑳乙a：24、H2：17）12。式小平底罐（G1②：15）13。式圈足罐（⑳a：24）14。式圈足罐（⑲：7）15。Ab型盆（⑲：2）35，夹砂浅灰16。A型高领罐（G1②：10）17。Aa型盆（⑲乙a：22）18。式敛口瓮（H2：9）

陶，内壁有黑色陶衣，窄平卷沿，尖圆唇。口径26、残高3.2厘米（图一七：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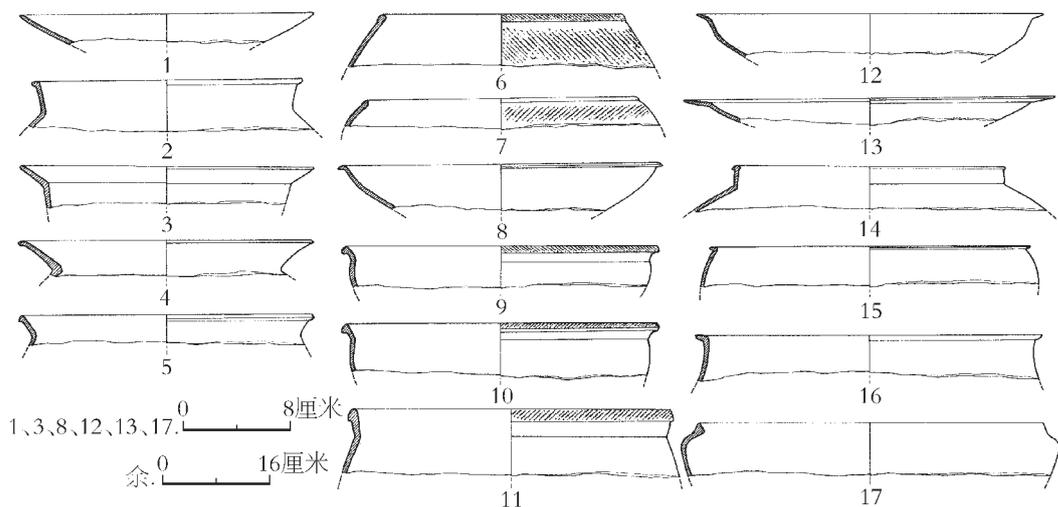
C型 弧腹。根据口沿分三型：

Ca型 1件。无沿。⑳：18，泥质浅褐陶，圆唇。口径16、残高2.7厘米（图一六：4）。

Cb型 3件。窄沿。标本㉑：10，夹砂灰褐陶，卷沿，尖圆唇。口径24.4、残高3.7厘米（图一七：8）。

Cc型 1件。宽沿。㉒：11，泥质浅灰陶，有深褐陶衣，尖圆唇。口径28、残高2厘米（图一七：13）。

高柄豆柄 4件。标本㉓：1，仅存柄上部，泥质浅灰陶。纺锤状柄。上部外凸处和下部分饰3道凸弦纹，外凸处另有两周圆形镂孔。柄径1.6~4.8、残高16.9厘米（图一八：15）。标本㉔a：27，仅存柄下部，泥质黑灰褐胎陶。高柄，喇叭状圈足。柄下部饰两道凹弦纹。柄径2.8、



图一七 出土陶器

1.高圈足盘(27:8) 2.A型 式侈口缸(27:3) 3.E型盆(G1④:1) 4. 式侈口瓮(28:6) 5.A型 式侈口缸(26乙:7) 6. 式敛口瓮(G3:3) 7. 式敛口瓮(27:5) 8.Cb型高柄豆盘(27:10) 9.B型 式侈口缸(31:1) 10.B型 式侈口缸(G3:1) 11.B型 式侈口缸(G1①:8) 12.B型高柄豆盘(29乙a:35) 13.Cc型高柄豆盘(27:11) 14.A型矮领瓮(25:1) 15.Bb型盆(30a:5) 16.C型盆(29乙b:6) 17. 式敛口瓮(29乙a:34)

残高 15.7 厘米(图一八:16)。

高柄豆圈足 9件。均喇叭状圈足,底口圆唇,唇缘外凸,素面。标本28:8,泥质浅灰陶。圈足径 16、残高 4.6 厘米(图二〇:8)。标本 H2:13,泥质灰褐陶。圈足径 16、残高 4.6 厘米(图二〇:9)。

豆形器 根据柄部特征分二型:

A型 直柄。根据盛腹外敞程度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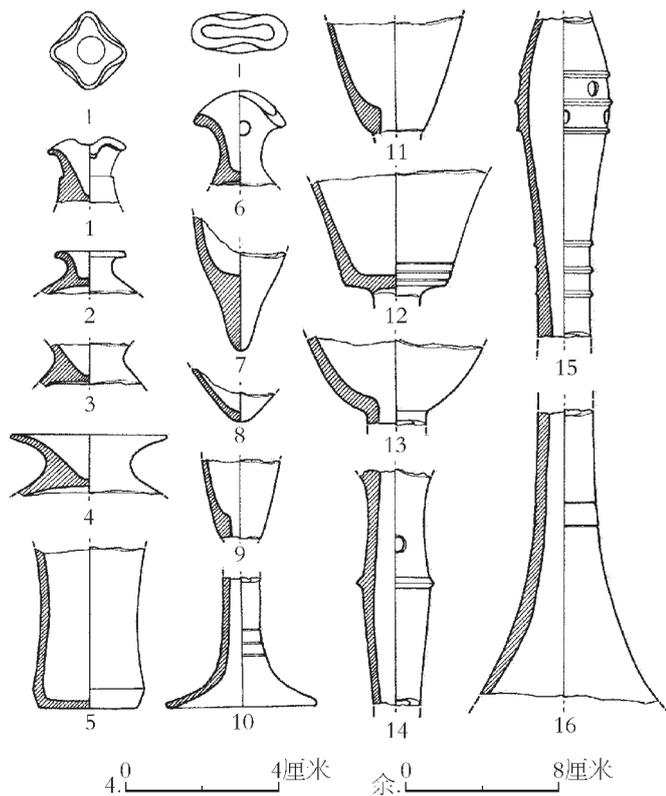
式 4件。盛腹较外敞。标本27:13,泥质深褐陶。素面。柄径 3、残高 4.8 厘米(图一八:13)。

式 4件。盛腹微外敞,腹壁斜直。标本29乙a:10,夹砂深褐陶。素面。残高 6 厘米(图一八:11)。

式 4件。盛腹较瘦,腹壁近直。标本 H2:3,夹砂深褐陶。盛腹较瘦,腹壁近直。素面。残高 4.1 厘米(图一八:9)。

B型 1件。纺锤状柄。G1①:6,泥质灰褐陶。近盛部有一圆形镂孔,外凸处饰一道凸弦纹。柄径 2.4~3.6、残高 12.5 厘米(图一八:14)。

敞口钵 4件。均仅存口及上腹部。夹



图一八 出土陶器

1、6.B型盖钮(29乙a:23、28:9) 2.A型 式盖钮(30a:26) 3.A型 式盖钮(31:4) 4.A型 式盖钮(G1②:8) 5. 觚形器(G1②:1) 7.盃(30a:25) 8.尖底杯(G1①:7) 9.A型 式豆形器(H2:3) 10、12.高圈足杯(27:7、H2:2) 11. A型 式豆形器(29乙a:10) 13.A型 式豆形器(27:13) 14.B型豆形器(G1①:6) 15、16.高柄豆柄(27:1、30a:27)



砂深褐陶。敞口，窄平沿，上腹斜直微鼓。标本③0a：15，沿面微凹，圆唇。素面。残高4.6厘米（图一九：11）。

小平底钵 均仅存口肩部，侈口，卷沿，尖圆唇，耸肩。素面。根据口沿高矮分二式：

式 4件。口沿较矮。标本②9甲：4，夹砂深灰陶。口径16.2、残高2.7厘米（图一六：9）。

式 1件。口沿较高。G3：30，泥质灰褐陶。口径16、残高2厘米（图一六：5）。

高圈足杯 7件。标本②7：7，仅存柄及圈足。夹砂深褐陶，黑灰色陶衣。细柄，圈足斜直，外撇较甚，底口圆唇。柄下部饰三道细凹弦纹。柄径2、圈足径8、残高6.9厘米（图一八：10）。标本H2：2，仅存盛下部。夹砂浅灰陶，存黑色陶衣。斜腹外敞，腹底分界明显，平底。盛下部饰三道细凹弦纹。残高6.8厘米（图一八：12）。

尖底杯 1件。G1①：7，仅存底及下腹部。泥质浅灰陶，残存浅褐色陶衣。下腹斜直，尖底略有小平面。素面。残高2.8厘米（图一八：8）。

高圈足盘 2件。均仅存盘部。泥质灰白陶。尖圆唇，浅弧盘。素面。标本②7：8，口径22、残高2.2厘米（图一七：1）。

小平底盘 4件。仅存口部。敞口，方唇，唇缘外凸，斜直腹。素面。标本G1④：2，夹砂深褐陶。残高2.4厘米（图一九：3）。

高领罐 仅存口颈部。素面。根据口沿特征分二型：

A型 2件。侈口，窄平折沿。标本G1②：10，夹砂浅褐陶。方唇。口径19.8、残高3.9厘米（图一六：16）。

B型 1件。敞口，卷沿。G3：37，夹砂深褐陶。圆唇外卷。口径18、残高4厘米（图一六：8）。

圈足罐 均仅存口肩部。侈口，卷沿。根据口、肩特征分三式：

式 4件。短沿，溜肩。标本③0a：24，夹砂深褐陶。方唇。肩部饰斜向细绳

纹。口径16、残高3.9厘米（图一六：13）。

式 6件。短沿，圆肩。标本G3：18，夹砂黑灰胎陶。方唇。肩上部饰交错细绳纹，其下饰两道凹弦纹。残高6.4厘米（图一九：12）。

式 1件。宽沿。②5：7，夹砂灰褐陶。方唇。素面。口径18、残高2.9厘米（图一六：14）。

小平底罐 仅存口肩部。侈口，卷沿，方唇。根据肩部特征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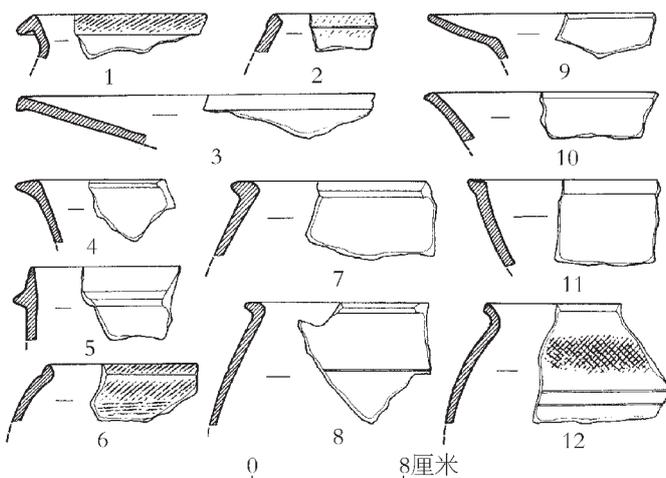
式 4件。圆肩。标本G1②：15，夹砂浅褐陶，黑色陶衣。肩部饰纵向细绳纹。口径16.1、残高3.1厘米（图一六：12）。

式 10件。圆肩微耸。标本②9乙a：28，夹砂浅灰陶。素面。口径14、残高3.5厘米（图一六：6）。标本③0a：9，夹砂深褐陶，存黑色陶衣。素面。口径16、残高3.2厘米（图一六：10）。

式 6件。耸肩。标本②9乙a：24，夹砂深褐陶，内外壁存黑色陶衣。素面。口径16、残高5.1厘米（图一六：11）。标本H2：17，夹砂深褐陶。素面。口径16、残高3厘米（图一六：19）。

侈口瓮 仅存口颈部，侈口，宽折沿，圆唇。素面。根据口沿外侈程度分二式：

式 2件。口沿外侈较甚。标本②8：6，



图一九 出土陶器

1.B型 式侈口缸（G1⑤：3） 2. 式敛口瓮（③1：5） 3.小平底盘（G1④：2） 4.D型盆（②5：8） 5.B型矮领瓮（②9乙b：16） 6. 式敛口瓮（③0a：21） 7、8.Ba型盆（G1④：8、H2：8） 9. 盘口圈足尊（③0a：20） 10. 式侈口瓮（②9乙：6） 11.敞口钵（③0a：15） 12. 式圈足罐（G3：18）

夹砂深褐陶，有深灰陶衣。沿外侧有一周小平面。口径44.4、残高5.6厘米（图一七：4）。

式 2件。口沿斜侈。标本⑳乙：6，夹砂浅灰陶。沿外侧有一周小平面。残高2.5厘米（图一九：10）。

敛口瓮 仅存口肩部。敛口、方唇。根据唇部、肩部特征分五式：

式 1件。口外贴附薄泥片，斜肩。G3：3，夹砂深褐陶。口外及肩部饰斜向细绳纹。口径36、残高8.4厘米（图一七：6）。

式 3件。口外有一道凹槽，斜肩微鼓。标本㉑：5，夹砂深褐陶。口外饰斜向细绳纹。残高2厘米（图一九：2）。

式 4件。口外凹槽较深，唇部加厚，圆肩。标本H2：9，夹砂深灰陶。肩部饰斜向细绳纹。口径18、残高3.6厘米（图一六：18）。

式 11件。唇缘外凸明显，耸肩。标本㉒：5，夹砂深褐陶。肩部饰斜向细绳纹。口径40.8、残高4.8厘米（图一七：7）。标本㉓a：21，夹砂深褐陶。口及肩上部饰斜向细绳纹，肩下部饰横向细绳纹。残高3厘米（图一九：6）。

式 1件。唇缘外凸明显，耸折肩。㉔乙a：34，夹砂灰褐陶。素面。口径26、残高4.1厘米（图一七：17）。

高领瓮 4件。均仅存口领部。高束领，敞口，卷沿，圆唇。多素面无纹。标本㉕乙：14，夹砂红褐陶。口径29.6、残高6.4厘米（图一六：3）。

矮领瓮 仅存口领部。素面。根据口领特征分二型：

A型 2件。矮直领，敛口近直。标本㉖：1，夹砂浅灰陶。窄沿，斜方唇，广圆肩。口径41.4、残高6.8厘米（图一七：14）。

B型 4件。子母口。标本㉗乙b：16，夹砂深褐陶。尖圆唇。残高4厘米（图一九：5）。

侈口缸 仅存口领部，侈口、折沿。根据领部、纹饰特征分二型：

A型 矮斜直领。素面。根据唇部特征分二式：

式 4件。唇缘外凸明显。标本㉘：3，夹砂深褐陶。方唇，圆肩。素面。口径40.8、残高8厘米（图一七：2）。

式 2件。唇微外撇。标本㉙乙：7，夹砂浅灰陶，深褐陶衣。圆唇。素面。口径44.8、残高4.5厘米（图一七：5）。

B型 领甚短。唇面一般饰斜向细绳纹。根据唇部特征分三式：

式 10件。唇缘外凸明显。标本G1⑤：3，夹砂深褐陶，有浅褐陶衣。斜方唇。残高2.3厘米（图一九：1）。标本G3：1，夹砂深褐陶，深灰陶衣。斜方唇，溜肩。口径48、残高8.8厘米（图一七：10）。

式 2件。唇缘外凸。标本㉚：1，夹砂深褐陶，黑色陶衣。斜方唇，溜肩近直。口径48、残高6.4厘米（图一七：9）。

式 4件。唇缘微凸。标本G1①：8，夹砂深褐陶，深灰陶衣。领部微外鼓，沿外端有一周小平面，斜方唇，溜肩。肩部可见模糊的横向细绳纹。口径49.2、残高10.4厘米（图一七：11）。

盆 仅存口及上腹部。根据整体形态分五型：

A型 深腹盆，均敞口，上腹斜直微鼓，素面。根据口沿特征分二亚型：

Aa型 5件。窄沿。标本㉛乙a：22，夹砂褐皮灰胎陶。平折沿，沿面微凹，圆唇。口径40、残高7.7厘米（图一六：17）。

Ab型 2件。沿略宽。标本㉜：2，泥质深褐陶。沿面外卷较甚，方唇。口径40.8、残高4厘米（图一六：15）。

B型 溜肩盆，均侈口，窄沿，圆唇，溜肩。多数素面无纹。根据肩部特征分二亚型：

Ba型 8件。斜溜肩。标本G1④：8，夹砂深褐陶。卷沿。残高4.1厘米（图一九：7）。标本H2：8，夹砂灰褐陶。卷沿。肩部饰一道凹弦纹。残高6.6厘米（图一九：8）。

Bb型 2件。溜肩微鼓。标本㉝a：5，夹砂灰褐陶。折沿。口径48.2、残高6厘米（图一七：15）。



C型 2件。有颈盆，均侈口，窄平沿，素面。标本②乙 b：6，夹砂褐皮灰胎陶。折沿，方唇，短颈微敛。口径 52、残高 6.9 厘米（图一七：16）。

D型 1件。窄沿盆。②⑤：8，泥质灰褐陶。侈口，窄平折沿，尖圆唇，斜腹。素面。残高 3.3 厘米（图一九：4）。

E型 1件。宽沿盆。G1④：1，仅存口部。泥质深褐陶。侈口，斜直宽沿，方圆唇，近直腹。素面。口径 22、残高 3 厘米（图一七：3）。

盘口圈足尊 1件。③①a：20，仅存口部。夹砂深褐陶。盘口，边缘微上卷，沿面微凹，方圆唇。素面。残高 2.2 厘米（图一九：9）。

长颈圈足壶 4件。仅存口颈部。均子母口，颈部斜直。素面。标本 G3：22，夹砂浅褐陶。口微敛，方唇。口径 14、残高 5 厘米（图一六：7）。

觚形器 1件。G1②：1，仅存底及下腹。夹砂深褐陶。直腹，近底部外凸，平底。素面。底径 5.1、残高 8.5 厘米（图一八：5）。

盃 2件。②乙 a：12，仅存盃盞。夹砂灰褐陶。盞面饰戳印纹和划纹。残高 5.8 厘米（图二〇：1）。③①a：25，仅存盃足。夹砂浅灰陶，深褐色陶衣。袋状空足，实足根较长且内收明显。素面。实足根长 3、残高 7 厘米（图一八：7）。

器盖钮 根据整体形态分二型：

A型 圆圈状钮。素面。根据颈部、口部特征分三式：

式 2件。无颈，整体外撇较甚。标本 G1②：8，泥质灰褐陶。尖圆唇。钮径 4.2、残高 1.6 厘米（图一八：4）。

式 1件。无颈，整体斜直。③①：4，夹砂红褐陶，有黑色陶衣。残高 2.2 厘米（图一八：3）。

式 6件。有颈，上部外卷。标本③①a：26，夹砂浅灰陶。圆唇。钮径 3.6、残高 2.3 厘米（图一八：2）。

B型 3件。花瓣状钮，有颈，上部外卷，圆唇。标本②⑧：9，夹砂浅褐陶。系对

捏圆圈状钮而成。上部有一圆形镂孔。钮宽 4.8、残高 5 厘米（图一八：6）。标本②乙 a：23，夹砂浅褐陶。系四指合捏圆圈状钮而成。素面。钮宽 2.2、残高 3.4 厘米（图一八：1）。

器盖腹 斜直腹，多素面无纹。根据腹缘特征分二型：

A型 6件。圆唇，唇缘外凸。标本 G3：6，夹砂黑衣褐胎陶。腹部有一圆形镂孔。底径 28、残高 4 厘米（图二〇：6）。

B型 4件。方唇，唇缘不外凸。标本 G1②：11，夹砂灰褐陶，黑色陶衣。底径 18、残高 2.3 厘米（图二〇：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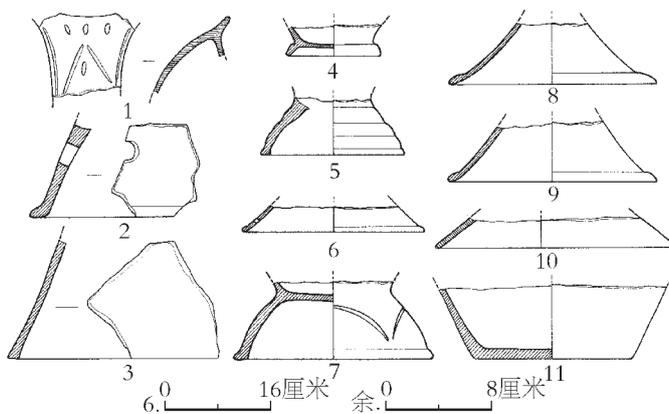
圈足 根据整体形态分四型：

A型 12件。中圈足，底口微敛，方唇，多素面无纹。标本②乙 b：5，夹砂浅褐陶。唇缘外凸明显。足面饰连弧状划纹。圈足径 15.2、残高 6 厘米（图二〇：7）。标本③①a：13，夹砂深褐陶，有黑色陶衣。圈足径 11、残高 4.4 厘米（图二〇：5）。

B型 2件。中圈足，底口外敞。标本②乙：10，夹砂深褐陶。出窄沿，方圆唇。足上部有一圆形镂孔。残高 7 厘米（图二〇：2）。

C型 1件。高圈足，整体斜直。G1②：5，夹砂浅褐陶。方唇。素面。残高 9 厘米（图二〇：3）。

D型 2件。矮圈足。素面。标本 G1①：



图二〇 出土陶器

1.盃(②乙 a:12) 2.B型圈足(②乙:10) 3.C型圈足(G1②:5) 4.D型圈足(G1①:4) 5、7.A型圈足(③①a:13、②乙 b:5) 6.A型盖腹(G3:6) 8、9.高柄豆圈足(②⑧:8、H2:13) 10.B型盖腹(G1②:11) 11.器底(③①:2)

4, 泥质浅灰陶。方唇。圈足径 7.2、残高 2.4 厘米 (图二〇: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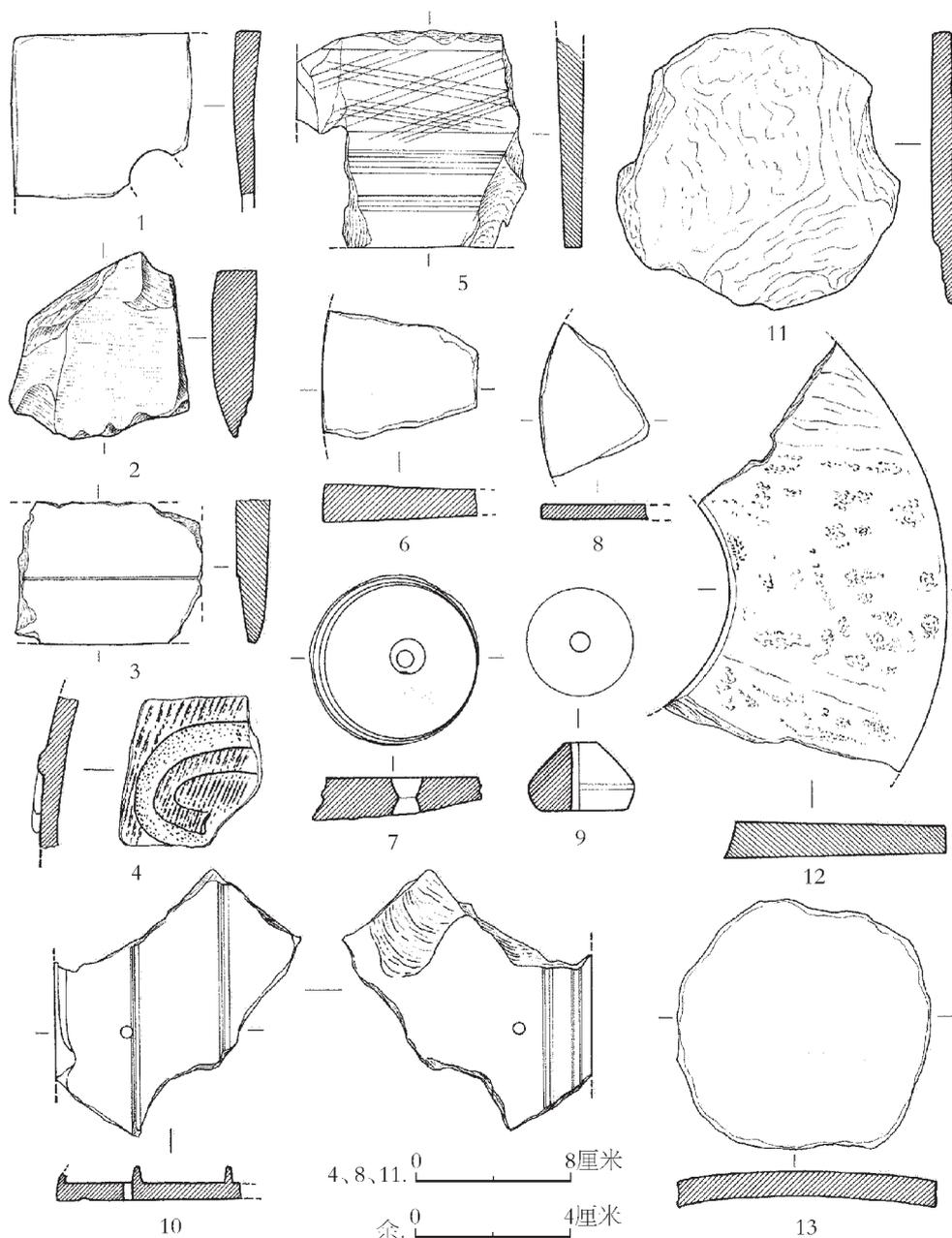
器底 7 件。素面。标本③①: 2, 泥质灰白陶。底径 12、残高 5.7 厘米 (图二〇: 11)。

(二) 石器

出土较少, 分为铈、刀、璋、璧、剑鞘形器、石饼和磨石等七类。

铈 2 件。标本③②b: 1, 由青灰色鹅卵石制成。斜顶, 弧刃崩残, 磨光。残长 4.9、残宽 4.7 厘米 (图二一: 2)。

刀 1 件。②⑨乙 a: 40, 青灰色蛇纹岩制成, 部分残断。复原为长方形, 平顶, 直边, 直刃, 一面中部略起脊, 整体磨光。残长 4.8、宽 3.7、厚 0.8 厘米 (图二一: 3)。



图二一 出土石器和陶质小件

1、8.陶板状器 (G1②: 12、G1⑤: 2) 2.石铈 (③②b: 1) 3.石刀 (②⑨乙 a: 40) 4.陶瓦 (③②a: 1) 5.石璋 (G2: 01)
6.磨石 (②⑨乙 a: 4) 7、12.石璧 (②⑨乙 b: 17、G1④: 11) 9.陶纺轮 (②⑥乙: 15) 10.石剑鞘形器 (②⑨: 19) 11.石铈
(②⑨乙 a: 2) 13.圆陶片 (②⑨乙 a: 16)



璋 1件。G2:01,由黑色泥板岩制成,残甚,存两直边。整体磨光,两面较平整,一面阴刻细线纹,呈平行或交叉状。厚0.5~0.7厘米(图二一:5)。

璧 5件。圆形。磨制,表面规整。标本②乙b:17,黑色泥板岩制成,一面平整,一面凹凸不平,边缘有切割痕迹,中部有对穿圆孔,整体似由另一大型石璧的璧芯改作而成。直径4.5、好径0.9、厚0.6~1.1厘米(图二一:7)。标本G1④:11,白色,粉化严重。残,整体经过打磨,单面穿孔。厚0.7~1厘米(图二一:12)。

剑鞘形器 1件。②:19,灰白色,残甚,仅存一直边。一面平整,边缘刻画四道平行细线,细线内为一圆形穿孔,一面起三脊,靠近边缘的脊微内倾,整体磨光。残长6.8、残宽6.4、厚0.5厘米(图二一:10)。

石饼 2件。大致呈圆形,未经打磨,为石璧坯料。标本②乙a:2,黑灰色页岩制成,整体较薄,两面平整,未经打磨。直径14.2、厚1.2厘米(图二一:11)。

磨石 1件。②乙a:4,残,复原为圆形。青灰色砂岩。两面及边缘较平整。厚0.7~1厘米(图二一:6)。

(三) 陶质小件

陶质小件以陶板状器为主,另有圆陶片、陶纺轮和疑似陶瓦等。

陶板状器 8件。均残,可复原为圆形或长方形,质硬,多素面无纹。标本G1②:12,夹砂浅灰陶。复原为长方形,存一圆形镂孔。厚0.4~0.6厘米(图二一:1)。标本G1⑤:2,夹砂浅褐陶。复原为圆形。厚0.8厘米(图二一:8)。

圆陶片 2件。素面无纹。标本②乙a:16,由夹砂浅褐陶片制成,直径6.8、厚0.7厘米(图二一:13)。

陶纺轮 1件。②乙:15,夹砂红褐陶。圆台状,中腰斜直,近底部内收。素面。上底径0.8、下底径2.2、高1.8厘米(图二一:9)。

陶瓦 1件。③a:1,夹粗砂红褐陶。颇为厚重。残留瓦钉痕迹,表面饰粗绳纹。残长8、

厚1厘米(图二一:4)。

四 结语

(一) 分期与年代

由于发掘区内多数地层和遗迹单位出土陶器的型式混杂较为严重,难以参考层位关系进行分期与断代,只能将主要陶器型式与其他遗址进行对比,以期能对了解发掘区的分期与年代有所裨益。

高圈足盘、D型盆、E型盆和盘口圈足尊分别与仁胜M22:3、^[2]桂圆桥H29:5、^[3]三星堆86GSIIIH19:36^[4]和宝墩96IIIT1929⑦:52^[5]形制相似,这些器物均属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陶器,其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AI式豆形器、I式小平底罐、AI式盖钮在三星堆遗址其他地点,诸如月亮湾、三星堆、西泉坎等均有大量发现,另在成都三星村遗址也有发现,^[6]属三星堆遗址第二期遗存,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时期。^[7]AI式豆形器与三星堆80GSAaT4①:38相似,后者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典型器物,^[8]I式圈足罐、II式与III式小平底罐、I式与II式侈口瓮、I式至III式敛口瓮、AI式、BI式和BII式侈口缸以及AII式盖钮,均与金沙遗址郎家村地点出土同类器特征相似,发掘者将郎家村地点的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9]大致为早商时期。A型高柄豆盘、AIII式豆形器、敞口钵、I式与II式小平底钵、高圈足杯、A型与B型高领罐、II式圈足罐、IV式敛口瓮、高领瓮、B型矮领瓮、AII式和BIII式侈口缸、A型与B型盆、长颈圈足壶、觚形器、盃足、AIII式与B型盖钮均在新药铺遗址中发现有相似型式,后者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即晚商时期。^[10]尖底杯、III式圈足罐、V式敛口瓮在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可找到同型式陶器,归为第五期,属十二桥文化早期,^[11]年代相当于商周之际至西周早期。^[12]

虽然发掘区出土陶器的年代涵盖三星堆遗址一至五期,但一、二期的陶器不仅器类、数量很少,且多较圆滑无棱角,难以拼合,应非使用阶

段遗存，可能系鸭子河或 G1 带入。三、四期陶器的器类、数量均较为丰富，陶片棱角分明，多数能拼合，且有灰坑、灰沟等遗迹分布，应是发掘区使用阶段遗存。第五期陶器极少，并非主要的使用阶段遗存。

综上，发掘区主体遗存的分期大致为三星堆遗址第三、四期，年代从早商延续至晚商时期。

（二）城墙年代及相关认识

C1 本身出土陶片较少且细碎，难以提供年代信息。叠压的③层出有 II 式敛口瓮、BII 式侈口缸和 AII 式盖钮，年代均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可见 C1 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直接叠压或打破 C1 的③b 层、G3 和 H2，出土有二期、三期和四期的陶器，年代应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③b 层所叠压的 C1 高度不超过 1.6 米，显然不是城墙应有的高度，表明在③b 层出现之前 C1 已经被破坏，由此可知 C1 的废弃年代当不晚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

G1 东西两侧的墙体有相同的夯层相连，表明二者应是同一次建造，G1 东侧的墙体属于东城墙的一部分。现有突出于地表的东城墙的内侧边缘并未超出 G1 的西侧边线，可见发掘区内 G1 西侧的墙体应是北城墙东段的一部分。马屁股城墙实际上是由东城墙北端和北城墙东端构成的一段城墙拐角。加上近几年陆续发现的真武宫城墙、仓包包城墙、青关山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三星堆遗址的城圈结构已逐渐清晰，就目前而言大致应是“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由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以及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和马屁股城墙串联起来的北城墙合围而成的大城圈，“多小”指位于大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两座，分别是由月亮湾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北段及其南端东转部分城墙合围的月亮湾小城，以及由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和东城墙北段合围的仓包包小城。大城圈和两座小城分别共用北城墙、西城墙北段和东城墙北段。由于马牧河南侧还有三星堆城墙，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大城圈南部可能还存在其它小城，有待以后工

作予以证实。

马屁股城墙始建年代的确认，表明东城墙北段和北城墙东段的始建年代不早于遗址第三期，晚于遗址二期始建的月亮湾小城，由此可知三星堆城址并非一次性营建而成，而是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时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时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即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北段分别向东、向南扩建，形成仓包包小城以及南部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小城（与三星堆城墙发生关系）。两个阶段的划分也可从城墙结构方面得到印证，月亮湾小城的城墙结构与宝墩古城内城的城墙结构类似，可明显分为几个倾斜的单元，^[13]墙体的块状结构感和施工顺序感非常强烈，而包括马屁股城墙在内的仓包包小城的城墙结构则未分单元，施工顺序感也很弱，与宝墩古城外城墙的结构相近。^[14]三星堆城址南半部的营建过程目前尚不清楚，留待下一步工作予以了解。

马屁股城墙在第四期时废弃，并不代表着三星堆遗址的聚落性质在此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5]更何况马屁股城墙的废弃看起来并非人为，而应是鸭子河水的冲击所致。这同时也说明在第四期时三星堆遗址，至少是遗址东北部，已经开始遭受河水侵扰，这也许是古蜀国在第五期时将都城从三星堆遗址迁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领队：雷雨

发掘：雷雨 冉宏林 罗泽云

吴长元 段家义 焦中义

线图：罗泽云 冉宏林 焦中义

摄影：冉宏林 罗泽云

执笔：雷雨 郭明 冉宏林

注释：

[1] 真武宫城墙的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尚在整理之中。简略介绍可参考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2012~2013 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3）》，第 46~51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



-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
- [4]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3~23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5]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 [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55~28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7] 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关于分期的研究可参考《广汉三星堆198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待出版）。
- [8]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 [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176~216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新药铺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第2期。
- [11] 关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第五期遗存及其与十二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可参考冉宏林《三星堆遗址第四期遗存新认识》（待刊）。
- [1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75~14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3]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
-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2009~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9）》，第1~67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5] 事实上，2015年至2016年即在月亮湾小城南墙西段内侧发现有于遗址第四期时补筑的部分城墙，青关山土台也发现有出土玉璋、金箔片的第四期灰坑（参见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发现最高等级建筑区、合围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渐清晰》，《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5版），表明遗址在此阶段仍旧十分繁盛。